



SATDHARMA

正法

金刚摄政——奥瑟·天津的详细修行传记

译：琳达·郑

1976年8月，持明（邱阳创巴仁波切）正式嘉冕托马斯·F·利奇（Thomas F. Rich）为金刚摄政（藏文：多杰嘉察），封其为法嗣和继承人。由此，他成为第一位持有噶玛噶举派和宁玛派传承的西方佛法弟子。持明赐予他法号“噶玛”（Karma），意为“法之月、具殊胜智力者、光耀法教持有者、十方胜利者”（藏文：噶玛确吉达瓦列佩罗卓奥瑟天津确列南交）。

出生

金刚摄政奥瑟·天津于1943年6月28日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帕塞克的一个工人家庭，原名小托马斯·弗雷德里克·利奇。他被认为是一个非常俊美的孩子。

青年时期

他母亲说，小时候，他会把母亲的雪尼尔家居服披在肩上，当作斗篷，假装自己是位国王。而他的玩伴们都争相扮演随从他的王子和公主。

八岁时，他体验到了法身，即证悟之心。当其他孩子在玩游戏时，他发现自己一动不动地站着。目光投向开阔的虚空，二元性消融为一种安住于心性的体验。那一刻仿佛成为了永恒。

青少年时期，他的家常常是众多朋友聚会的地方。在学校，他每年都被选为班干部。他舞技精湛，曾被选中参加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最受欢迎的青少年电视节目《迪克·克拉克的美国舞台》。

他学业优秀，尤具语言天赋，就读于纽约市的福特汉姆大学。

寻找意义

大学毕业后，他发现自己迷失了方向，寻找着生命的意义。一个周五晚上，他无所事事，便和朋友一起去听印度瑜伽大师斯瓦米·萨奇塔南达（Swami Satchitananda）的讲座。他开始练习瑜伽，并很快成为大师的主要弟子之一。斯瓦米·萨奇塔南达为他取名为“纳拉亚纳”（Narayana），并任命他为整体瑜伽学院纽约中心的总监，后来又任命他为洛杉矶中心的总监。他和其他学生继续探索灵性修行的各种方法。在查尔斯·伯尔纳创建的能力主义学院（Institute of Abilitism）举办的“证悟周末”课程期间，纳拉亚纳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莉拉，她当时是该项目的主任。

遇见持明

在《我从西藏来》的“结语”中，持明写道：“斯瓦米·萨奇塔南达的一位加州弟子，一位意大利裔美国青年，来找我，邀请我参加一个‘世界证悟节’。他名叫纳拉亚纳，性格活泼，笑容灿烂，拥有具美国特色的印度教的外交魅力。从一开始，我就感觉到与他之间有一种明确的连结。”

在1980年金刚界深度研学营宣读的《金刚摄政的来信》中，金刚摄政描述了与持明的会面：

当我见到金刚上师时（1971年2月），我被领进了客厅，在那里我面对的是一个比我预想得要年轻得多的人……他目光锐利，仿佛看透了我的全部过去，彬彬有礼地向我打招呼。我们在他学生的陪同下进行了一场持续了二十分钟的交谈。之后，我带着疑惑的心情离开，这个疑惑凝聚成一个问题，它描述了我遇见持明的经历，也描述了我初尝佛教滋味的感受。我曾遇到过许多老师，但从未有人引发出这个问题。我反复思考着：“一个人怎么会像岩石、像纪念碑般坚固地屹立，同时却又如此之“空”呢？”

1971年3月，我回到博尔德，当时我坐在厨房的早餐区，并被告知在此等待...持明出现了。他缓慢而直接地走向餐桌，在我旁边坐下。“你好，你来了啊。”他说道，然后沉默，感觉过了十五分钟。他手里拿着一杯八盎司的苏格兰威士忌。当杯子再被斟满，他转向我，拿起杯子，说道：“给。”

我已经五年没喝过酒了，我对他说：“这是普拉萨德吗？”，大致翻译为‘上师的恩典’。

“是的，”他说，“也就是说你得喝三大口。”——我照做了。

过了一会儿，他说：“再来三口。”然后，又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再来三口。”多年后，他评论说，这件事就像冈波巴和密勒日巴的第一次会面一样。

禅修

纳拉亚纳遵照持明的指示，在佛蒙特州柯比市虎尾中心（现为噶美却林中心）的帐篷里进行了为期两周的首次奢摩他闭关。在闭关期间，他体会到一切由受制约的心智所生起的都是我执，并亲身体验到心的真正本质即法身。闭关结束后不久，他在虎尾中心的走廊上遇见持明，持明看着他说：“哇，厉害！”

被选为法嗣

1971年秋，持明希望纳拉亚纳成为他的法嗣。在1980年金刚界深度研学营宣读的《金刚摄政的来信》中，金刚摄政如此描述此事：

“‘有件事想问你，’（持明）说。‘你知道是什么事吗？’... ‘这让人有点尴尬，有点像求婚。你能猜到吗？’

我脑子一片空白。‘猜不到，’我说。

‘那我告诉你吧。我想让你成为我的冈波巴，我的继任人。’

我彻底震惊了。‘我？您确定？’

‘当然。你接受吗？’

‘接受，’我说。

‘就这么答应啦？’他说。

‘就这么答应了，’我说。

‘很好。从现在起，你将无法回头。如果你回头，你会被勇父、空行母和护法众摧毁。’

持明谈到过他最终的死亡。我有些无力地评论说，那会非常可怕，他笑了。‘对我来说，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他说。

当我快要离开时，他示意我靠近，递给我一本冈波巴的《解脱庄严论》，上面刻着“献给我的儿子，来自噶举家族的爱。”他把传统的白色哈达围在我的脖子上，告诉我回家之前不要脱

下来。他告诫我要对他说的话保密，除了我的妻子、肯·格林和海伦·格林。然后他说，‘明天回来告诉我你（今晚）做了什么梦。’然后我就离开了。...

那天晚上我几乎无法入睡。每次快要睡着时，都会梦见自己在做梦，然后醒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晨，直到我进入深度睡眠。那时，我梦见自己在柯比的那栋房子里醒过来，听到过去和现在的亲戚朋友们的声音，他们都聚集在楼下的厨房里。我走下楼梯，说我很饿，想要吃个鸡蛋。这时，所有的亲戚朋友们都说我不能吃鸡蛋。我则说：“我当然可以吃。”然后就把一个鸡蛋整个吞掉了。之后我就从梦中醒了过来。

第二天，我将这个梦告诉了持明，他说道：“这很好。这个蛋象征着未出生的内在智慧，就像大鹏金翅鸟的蛋一样。当大鹏金翅鸟从蛋里孵化出来时，是完全成熟的。”

训练

《金刚摄政的来信》继续说道：“在那一天之后，持明在近六个月的时间里都没有提及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1972年夏，我成为了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在一次讨论中，持明转向我说：‘你觉得呢？’我说：‘我认为你应该做自己想做的事，那会是最好的选择。’

那天晚上，当持明躺在床上准备入睡时，他把我叫到身边，说道：“你今天在会议上的话说得不够好。你应该时刻记住自己的身份。”

在1972年末，持明请求纳拉亚纳主持佛教心理学领域的“慈爱项目”。于是，他组织了一场为期两天的会议，与会者包括感兴趣的（金刚）僧团成员以及西方心理学的先锋实践者。后来，金刚摄政评论说，持明有时会将有心理困扰的学生送到他这里，而参与“慈爱项目”的工作为他与这些学生打交道的做好了铺垫。

《金刚摄政的来信》继续说道：

“在1973年的第一次深度研学营上，持明和我讨论了我妻子和我(以及我们两岁大的儿子金刚)搬到博尔德的可能性。他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并邀请我们在到达时到四英里峡谷的房子做客。...

我们在博尔德待了几个星期后，他打电话给我，说：‘我决定你该去金刚界工作。’

刚开始担任金刚界的主管一职时，情况非常令人困惑。持明并没有给我明确的指导方针……人们开始问，“他的职能到底是什么？...最后我决定，与其抱怨，不如直接坐在自己的办公

桌前，既不道歉，也不等待事情发生。之后，人们开始与我交谈，询问我对各种事情的看法，我慢慢地开始参与到金刚界的所有工作中去。”

被宣布为法脉继承人

在1976年3月的一次金刚界/那烂陀员工聚会上，持明宣布：纳拉亚那是他选择的佛法继承人和接班人。持明将一只水晶玻璃杯抛向拱形天花板。玻璃杯击中了一根大型木梁，随即碎裂成数百万片，但令人惊奇的是，在拥挤的房间里，没有一片玻璃碎片伤到任何人。

不久后，持明在纽约市奥登酒店为其未来的金刚摄政创作了一首诗，名为《奥登与托马斯·弗雷德里克》，表达了他们作为老师及主要学生之间的关系。持明在1976年8月22日举行的灌顶仪式前添加了一段评语。(这首诗和评述发表在《初念，最佳念》中。)

赋权

在《我从西藏来》的“结语”中，关于灌顶，持明如是写道：

“为了将这种[智慧]财富传授给这么多人，并确保一切不会因为我的死亡而停止，有必要有一个继承人，一个我可以训练和观察多年的人。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想任命纳拉亚纳担任这个角色，并在1976年夏天这样做了，赋权他担任金刚摄政(藏：多杰嘉察)。几年前，我给他起了皈依名——奥塞·天津——“教义的光辉持有者”，他承担起了这个名字的含义以及这一沉重的责任，虽感任重道远，但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六百人参加了他的赋权仪式。人们的反应多种多样，但大多数人都深感触动，因为这一传承的未来持有者竟然可以是一位美国人。

奥塞·天津本人傲慢又谦逊，足智多谋又急躁，总是愿意将自己的职位视为进一步的训练过程。和他一起工作不费力气，他很快就能学以致用。我对他的训练主要是通过密切和批判性的观察。我对行政和社区的一般态度一直是赋予大家越来越多的责任，同时保留神经中枢的掌控，我正在教奥塞·天津这样做。

在《金刚摄政的来信》中：

"在我获得赋权后，持明向我提供了关于如何继续前行的指导。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在我们传承中，据说孙辈的成就往往高于祖辈。但有一件事你应该永远谨记：

你必须通过努力去赢得它。我对你的认可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剩下的部分则需要你自己去完成。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传承）早就已经腐化了。

赋权之夜，持明说，“今晚举行了奥塞·天津的赋权仪式；关于他我想做一个有趣的小小的“化身”演讲。[对于金刚界和美国佛教的未来]这位先生是救星。…他的工作是给予，一直在放手和给予，给出领地，推动人们，分享同情。…对于那些需要任何咨询的个人，我想说，我认为在此刻，他的视野已经成熟到足能像持明老头子那样去回答你的问题了。我对整件事非常有信心。”(摘自《三传承》金刚集会中的《口耳传承》演讲，收录于《金刚集会集录》第一卷，第82-83页)

教言

在赋权后的几周内，金刚摄政前往噶美却林教授他的第一个强化训练课程(ITS)，题目是“虔敬之盛宴。”那时候，他也做了一个禅修闭关，期间他为持明写了一首虔敬的诗。在其中，他回复了持明写给他的诗(“奥登和托马斯弗雷德里克”)中关于他们的父子关系的一句话：

“…您问我是否知道

您就是我的父亲

这是理所当然的!

父亲的职责是什么?

只有父亲才能教导儿子。

只有父亲才能值得信赖。

只有父亲才能，极其小心地，

把他的儿子培养成熟。

儿子是无知的，

没有舌头说话，

没有技能。

他跌跌撞撞，绊倒，哭泣，感到愚笨。

但父亲可以纠正他的道路，

指出正确的道路。

因着如此柔软

我看到了我的父亲是谁。

带着父亲般的智慧和慈悲，

你牵起我的手。

知道我的恐惧，我的脆弱。

你向你的儿子展示了佛陀的勇气。

我对此毫无疑问。……

到处都是泪水和无用的的伎俩。

要放弃挣扎的是谁？

真相很明显，

记忆，希望，不切实际的念头

并没有地方歇栖。

我父亲的房子有很多扇门。

却只有一把钥匙。

关于虔敬的演讲

1976年11月，金刚摄政访问了威斯康星州的金刚界深度研学营。持明请他给所有学生做一次关于虔敬的演讲。在演讲中，金刚摄政解释道：“关键在于在奉献的感觉中，你拥有广阔的空间，因为实际上你完全不考虑自己。此时，就会出现一种完全精确的环境。在我与持明的关系中，情况就是这样，因为对他有着强烈的渴望，所以当我在他身边时，我的脑海中没有任何杂念。因此，无论他说的或做的，都是法教：智慧之语、智慧之情、智慧之行。你们应该以这种方式去行持。”

这将成为金刚摄政的一项特殊教学任务：在持明进行传法的每一届金刚界深度研学营的期间，进行一次关于虔诚的演讲。

与噶玛巴的相处

1977年初，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领袖十六世法王噶玛巴第二次出访西方。在这次访问中，持明向法王解释说，他已赋权金刚摄政作为传承持有者。法王捏了捏金刚摄政的脸颊，然后轻轻地拍了一下，说：“奥塞·天津，耶，好！”（这是他在这次和以后的访问中经常重复的动作）尊者正式确认了金刚摄政的赋权，这被写在最初的宣告上，并由尊者盖章。

金刚摄政被确认一事突显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西方人真的能够理解和成就金刚乘传统的深奥教义吗？在噶玛巴访问期间，持明将金刚摄政带到旧金山的一位著名老师塔唐祖古面前。他已安排好让塔唐祖古对金刚摄政进行挑战或试探。塔唐祖古向金刚摄政提出了些问题，并将气氛推向高潮，然后扇了金刚摄政一记耳光，说道：“这是真实的，你知道吗！”金刚摄政一动不动。他只是安静地回答道：“我知道。”

在持明闭关期间

在持明于1977年进行为期一年的闭关期间，金刚摄政负责金刚界，监督所有的修法中心和法界中心。在金刚界的董事会中，只有持明和金刚摄政是一级董事；其他所有董事都是二级董事。在闭关期间，金刚摄政授予了皈依戒和菩萨戒，并在那洛巴学院的夏季课程中教授了“主席班”的课程，该课程是对冈波巴所著的《解脱庄严论》的评述。这本书是持明在请金刚摄政成为他继任者时赠予他的。

香巴拉训练与艺术

持明和他的金刚摄政是香巴拉训练的联合创始人。持明提出了愿景并描述了香巴拉的原则。金刚摄政则开发了课程格式(分阶次)以及每一阶次背后的逻辑。他于1977年教授了第一个一阶课程，并在其一生中教授了许多香巴拉训练项目。

在持明于1977年结束静修返回后，以及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和金刚摄政都进行了长时间的巡回讲学。他们访问了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多个法教中心，并经常共同主持研讨会。当他们一

起授课时，许多学生发现他们之间的默契极为强大。他们的演讲以及艺术创作中都展现出一种美妙的同步性。

金刚摄政经常在各种香巴拉艺术中给出特别清晰和实用的指导。在创作诗歌时，他说有三种方法。最好的一种是整首诗一下子就在你的脑海中浮现出来。其次是当你掌握了三重逻辑，而每一部分是按顺序出现的。第三种情况是有一个大致的画面，而每一行诗逐一出现。无论如何，诗歌应该是你当下之心的表达。

在书法方面，他有一天晚上在博尔德给一群学生上了一堂课。他说：“放置毛笔时，不带有任何意图——无紧张感，无自我意识—但要精确。完成时不要犹豫—无刻意—但要准确。”他进行了示范，他的笔触质量自然而不受拘束。这是一种专注与放松的结合：将毛笔啪一声落在纸上时，摆脱了自我意识；在完美地画出笔直的笔触时，摆脱了分心的束缚，最后在手腕“刷”一声完成笔触时，摆脱了紧张或犹豫的束缚。

在插花方面，他说：“首先，我会观想最终的插花效果，（包括）花朵和空间布局。然后，我就会在观想出空间的位置，移除任何花朵、枝条或叶子。”

持明邀请金刚摄政与他一起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卡拉帕庭居住，从1976年冬季到1980年夏季，他们和各自的家人共享着那些优雅宅邸，这些宅邸正是香巴拉视野愿景的生动体现。学生们被邀请到庭中服务，以此作为体验持明创造的强大环境的一种方式。起初，金刚摄政对于被服侍以及环境中始终存在的“卡松”（护身团）感到有些不自在。持明告诉他，这都是其职责的一部分，并为他分配了自己的卡松部门。在持明提出扩张香巴拉视野愿景的请求后，金刚摄政、利奇夫人及其四个孩子搬到了他们自己的居所，该居所被持明命名为“卡拉帕宅”。

一次，金刚王正在和几名库松(作为贴身侍从的卡松)交谈，说道：“你们知道吧，我是第一个库松：我给他穿上靴子，帮助他穿好衣服。我总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看待服务，而这正是你作为库松，需要记住的一个原则。如果你总是采取这是‘他的世界，不是我的世界’的态度，你就不会犯错。”

金刚摄政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显示出对细节和周围环境的敏锐觉察。他珍视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的过程。平凡的活动都被赋予了不可思议的醒觉、松弛和幽默感。他尤其喜欢购买领带。持明曾指示他，总是选择那些具有活力品质、线条清晰、图案独特的领带。某些领带是为特殊场合挑选的。在宣讲佛法场合下的领带则图案较大，以便人们在远处也能看到并与之产生共鸣。

金刚摄政热爱烹饪，并欣赏各种菜系在呈现方式和风味上的微妙之处，用餐时总有一群学生和友人聚集在一起。他将用餐体验视为一个机会，借此营造展现香巴拉文化辉煌与尊严的环境。

香巴拉高尔夫

金刚摄政最喜欢的消遣之一，后来也成为了香巴拉的一项修行活动，那就是高尔夫球。虽然他的父亲是一位狂热的高尔夫球手，有时还在高尔夫球场工作，但金刚摄政直到1978年，也就是他35岁时才开始接触这项运动。他很快就深深地迷上了它，并在繁忙的日程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打高尔夫。很多时候，他会与一群学生一起出去打高尔夫球，然后在享用茶点的同时讲授佛法，常常解释高尔夫球如何可以成动中修的一种工具。在持明的加持下，金刚摄政和这一群学生成立了香巴拉高尔夫球手协会。金刚摄政在高尔夫球赛后进行的谈话被整理成了一份章程，其中包含了四条关于香巴拉高尔夫实践的指导原则：

目的陈述

香巴拉高尔夫球手协会的宗旨是促进一个开明社会的繁荣发展，其中，个人能够以开放和慈悲的方式对待自己与他人。实现这一宗旨的方法在于通过高尔夫球运动来培养四项基本原则，并将这些原则应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

美德

美德是基本良善的行为体现。基本良善是每个人的根本价值所在。在高尔夫球运动中，最重要的是体验本身，而无需参考结果。最终，这项运动不重要，也不是不重要的。真正的意义在于，彼此一起参与到我们的世界中，让身体、心性和内心融合在当下的鲜活体验中，这是发现无条件的自信的基础。

纪律

纪律意味着恰当的行为。由于美德的存在，我们理解恰当的行为是能够克服小心眼。在高尔夫运动中，我们与这项运动的形式以及与他人的互动建立联系。当挫折不满出现时，它成为了培养自律的工作基础。通过运用慷慨、道德、耐心、精进、正念和智慧等品质，小心眼和恼怒是可以被超越。因此，纪律是应对打高尔夫球时可能出现的消极情绪的良药，也是培养自信和积极态度的途径。

幽默

幽默是缺乏自大的表现。它是一种轻盈的品质，一种愉悦的氛围。这并不意味着轻率的评论或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身上；相反，它是一种参与比赛的简单而真诚的喜悦。由于自律，我们认识到为了克服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幽默是必要的。过分强调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而有了幽默，我们可以放松心情，信任自己，并且能够帮助他人这么做。

友谊

打高尔夫球是一种参与我们世界的方式。凭借美德、纪律和幽默，这项运动的简单性成为了相信自己、并向他人敞开心扉的踏脚石。敞开心扉是建立真正友谊的基础：接受我们自身和他人身上所体验到的各种品质。这是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开放和慈悲视野的基础。

金刚乘法教

在1979年，金刚摄政与持明会面，接受如何指导学生进入加行（为接受灌顶做预备的金刚乘修持）的指示。他们讨论了金刚摄政自己的加行功课——他才刚刚开始这项修持。持明说，“你不必做加行，因为你生来就是部分觉醒的。然而，如果你用加行以身作则，可能会对学生有益。”

根据这次会议，金刚摄政制定计划，尽可能用1980年来完成他的加行。他大部分的闭关都是在加州帕索罗布莱斯附近的佩玛丘林杏仁农场进行的。1980年，他从那里给深度研学营写了《来自金刚摄政的信》，以取代他关于虔敬的传统演讲。

在1980年，持明与那烂陀翻译委员会一起完成了一个主要的翻译项目，英语标题为《智慧之雨》的全部《噶举道歌》文本。金刚摄政王被要求在持明的序言后面写一篇序言。金刚摄政以虔敬之道为序言的主题，阐述了传承是如何从老师传给学生的，以及他自己对持明的虔敬和欣赏，最后用一首诗来结束：

“遇见我的导师，

我听到了法。

认识到法是真实的，

我对他产生了信心。

认识到通往觉悟的道路取决于他的指引，

我没有犹豫。”

掌中之佛

同时，金刚摄政正在撰写他的著作《掌中之佛》，该书于1982年出版。在“前言”中，持明写道：“作为我的学生和孩子，奥瑟·天津已经发展出响应无我教言的天生能力。他不仅在智力上理解了这些教言，而且还实际地以这种方式修习和训练了自己…他已经能够奉献自己，并彻底学习金刚乘的教义。我一直在努力培养他，使他成为我最好的学生和最重要的领袖，而噶玛巴尊者已经确认了他的摄政地位。在法王的加持下，奥瑟·天津应该持有他的头衔和觉悟传承的明智。他绝对有能力把佛法的信息传达给世人。”

在金刚摄政的序言中，他用四行诗表达了对持明和传承的奉献：

“当我遇到我的导师时，
我看到了清晰心灵的坚实力量。
我毫不费力地落入了敞开之道。
生活在众慈悲者的白伞下，我始终心存感激。”

在持明身边的经历

持明对金刚摄政的训练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发生在1979年的除夕夜。在那之前出现了一系列的沟通不畅，而从观察金刚摄政的举止中，持明的内心产生了一股日益增长的能量。这种情绪终于爆发，持明忿怒地将电话狠狠地摔到咖啡桌上，然后直接对峙金刚摄政，说道：“不！对自我说不！”持明称这个时刻为“大大的不”。他写了一首诗，名为《如何知道说不》，并创作了一幅书法作品，上面写着：“如果你知道‘不’并具备自律，那么就达到了终极的‘不’。随着精进的积累，耐心也会随之增长，你将战胜落日的魔军。（这首诗和书法作品的复制件已发表在《初念，最佳念》中。）

有一段时间，持明每晚都在服用一种药。他喜欢假装自己是一位武士，正在面对他的藩主（领主）服用一种自杀药丸。他花了很长时间，煞有介事地摆出各种姿势，还发出呻吟声，假装快要死去。金刚摄政被要求必须坐在椅子上，像藩主一样一动不动地观看整个场景。一天晚上，他决定让金刚摄政穿上戏服。他在肩上放了一根扫帚棍，并在两侧披上布条，这样看起来就像是武士的盔甲。然后，他拿了一个空的垃圾桶，将其倒置在金刚摄政的头上作为皇冠。持明非常用力地将其按下去，令金刚摄政感到明显不适，接着又更用力地按压。金刚摄政不得不动不动地坐

着，忍受着头部被痛苦挤压的折磨。当这一幕结束时，持明看着他说道：“有时候统治是件痛苦的事情。”

一年生日，金刚王摄政收到了持明的两份礼物。其中一份是一副太阳镜，另一份是一个带有背带的圆柱形布质袋子，类似于喂马的饲料袋。太阳镜上随附一张便条，“这样你就可以分享我的愿景。而在饲料袋上的便条写着，“不提供反馈。”[译按：“饲料袋”与“反馈”近音]。

禅修指导

1978年2月，持明在首次向禅修导师授予正式誓言的场合写了一首诗，名为《金刚先锋》，其中金刚摄政被呈现为他们的楷模：

“没有金刚先锋，金刚摄政会非常孤独

没有乌云，雷声就会死去

没有唾液，舌头就会死掉

在这个金刚世界中，我们需要有视见的明智。

明智是舌头

视见是唾液

让我们推动一个真正的事业

没有爪子，老虎就会死去

没有雪，雪狮就会死去

没有巨大的空间飞翔，大鹏金翅鸟会被亵渎

没有雷鸣，龙会变成虫子

在这个悲惨而美好的世界里，我们宣告我们的王国。

在那里，金刚界的明智可以主持（一切）

你们所有老师都应该发展出良好的乳头

拥有无限的奶源

你们所有老师都应该学会穿着华丽的锦缎长袍

你们所有老师都应该像我的摄政王一样行持

他良善又温柔，邪恶又强大。

欢迎加入我们的家庭。

(1978年2月21日，科罗拉多州博尔德)

在一次密集训练营的演讲中，金刚摄政勾勒出一个美丽的画面，来描述如何在禅修中持守自我：

“调整你的姿势，与天地对齐。你是他们之间的引雷针。放松一切。让你的过去溶解到土地中，让你的未来溶解到空间中，让当下融入你的呼吸。然后忘记你刚刚所做的一切。直接凝视空间并放松你的心。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担心。缺乏刻意的行动才是真正的（要领）。我们太把我们的修持当回事儿了。

放松。如果发生什么，没事儿。如果什么都没有发生，也没事儿。这一刻是空的。”

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哈伊的一场演讲中，金刚界摄政说道：“不要害怕那些出现的事物，也不要过于执着于那些没有出现的事物。让自己保持开放的心态去接受评判，但不要去评判那些你对其愿意敞开的事物。让你的世界如天堂般，同时也感受习气所带来的痛苦。这是一个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教言。这个存在是无常的，因此佛陀教导说，所有的法都是无过失的。”

一位学生向金刚摄政请求禅修指导，说自己坐不住。金刚摄政让他坐下，摆出禅修姿势，并说道：“让我看一下你怎么禅修。”半分钟后，他说：“看来还不错。”这名学生说：“是，但过不了一会儿我就要动。”金刚摄政回应道：“看看你的心性静止时的状态，再看看它动时的状态。如果两者没有区别，那为什么还要动呢？”短短四句话，他就概括了第九世噶玛巴对大手印探究的精髓。

传承的传递

持明授予金刚摄政作为他的法典继承人时，他赋予他特别的责任，将传承传递给另一个人。这一进程的第一步发生在1985年初。当时，金刚摄政去噶美却林教授一次密集训练营，遇到了一位来自芝加哥的年轻人，名叫帕特里克·斯威尼。帕特里克当时26岁，他曾短暂地成为芝加哥法界中心的一员，当时他受到启发去噶美却林居住。他们见面的第二天，金刚摄政举行了皈依

宣誓仪式，并给帕特里克取名为“无瑕神圣”（藏：催美拉旺）。不到三年后，金刚摄政要求派翠克做他的法祠和继承人，给了他一本《那洛巴的生平与教诲》，上面的题词与持明为金刚摄政写的相同：“献给我的儿子，带着来自噶举家族的爱。”

前往新斯科舍省

持明请金刚摄政主持金刚界国际总部迁至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哈利法克斯。因此，金刚摄政及其家人于1985年8月移民到了那里。他在新斯科舍省的第一项主要教学活动始于1985年秋季：在1986年3月之前，进行每周一次、共十五次关于冈波巴所著《解脱庄严论》的讲座。

在搬迁之前，金刚摄政筹集资金为其家人和员工购买了一栋新的卡拉帕宅。当装修工作于1986年春未完成时，他和家人搬了进去。那年夏天，持明出人意料地突然离开金刚界深度研学营，搬到了新斯科舍省。由于之前没为持明准备住所，持明向金刚摄政表示，他将把卡拉帕宅作为自己的居所。金刚摄政发现自己突然无家可归，多少有些感到震惊，他也后悔自己没有在上师提出这一计划时就将这栋宅邸供养给他。

赋权的再激活

抵达哈利法克斯几周后，持明想要见见他的金刚摄政。他一直说：“我想再来一次。我想从头再做一遍。”于是他和随从一起乘车前往卡拉帕廷。返回时，持明上楼回到自己的卧室，金刚摄政紧随其后。持明上了床，而金刚摄政则坐在一把椅子上。持明很快就睡着了。金刚摄政等了几分钟，然后悄悄地起身，离开了房间，下楼去了。一分钟后，卧室里传来一声响亮的呼喊：“摄政！摄政！”他跑回楼上，进入卧室，然后坐了下来。持明迅速躺下，随即又睡着了。在等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待持明睡熟，金刚摄政再次悄悄起身，离开了房间，然后下楼。一分钟之后，从卧室里传来了更响亮的一声呼喊：“摄政！摄政！”他又跑回楼上，进了卧室，然后坐了下来。持明说：“你为什么总是要离开?!”金刚摄政表示了歉意。然后，持明示意他坐到床沿上。他身体前倾，说道：“力量、权威、传承。OK?”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OK?”金刚摄政说道：“OK。”持明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他更大声地说道：“明白了吗?!”金刚摄政回答道：“好，我明白了。”于是，持明放松下来，平静地说道：“OK”，然后向后靠去，金刚摄政在那里坐了很长一段时间。随后他问道，持明是否希望他留下，还是现在就可以离开。持明说：“没关系，你可以走了。”

持明的涅槃

在1987年3月末，金刚摄政被从加州的胜乐金刚闭关地召回，因为当时情况看起来持明即将离世。他说尽管他很想和自己的上师在一起，但不想在飞机上度过上师的涅槃。相反，他认为此时进行修持会很好。他召集了洛杉矶的僧团，并与当时正在洛杉矶传法的金刚导师一起举行了金刚瑜伽母盛宴。金刚摄政整夜都在泪水中修行。第二天，持明的状况稳定下来，金刚摄政便飞往哈利法克斯。持明几天后便进入了涅槃。

持明涅槃后，金刚摄政写了一封信给所有僧侣成员：

“今天晚上八点零五分，尊贵的持明，噶玛纳旺却杰加措贡嘎桑坡，第十一世创巴祖古，在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平静地进入涅槃。荣耀的法王，金刚界的主宰，使佛陀智慧和慈悲的光芒传播到全世界。像莲花生大师一样，他牢牢在西方竖立了无与伦比之金刚乘的胜利旗帜。

作为多杰爪多，终极的勇士，他展现了东方大日的辉煌，以及香巴拉的荣耀。手握里格登诸王的权杖，他征服了落日的邪恶，让有抱负的勇士变得成熟，并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一个开明的社会。

我们，他的学生们，永远心存感激。

燃烧的拙火吞噬烦恼

大乐之主本初的统治，散发光辉。

阿谢的剃刀之刃割断落日懦夫们的主动脉

勇士中的勇士展示明智的光辉之舞。

顶礼唯一的父亲上师。

请指引并保护我们。

愿我们生生世世

永不离您的身语意。

我们誓愿让您的世界不朽。

KI KI SO SO ASHE LHA GYEL LO

TAK SENG KHYUNG DRUK DI YAR KYE

根据持明的愿望，在他进入涅槃时，他的身体被沐浴于藏红花水中。盔甲勇父的种子音节被放在他身体的适当部位，他穿着一件正式的锦缎楚巴。法体将在三摩地持续期间留在卡拉帕庭，然后将被带到噶美却林火化。

在三摩地期间，僧团应持诵《四座上师相应法》。之后根据个人的修行水平，他们可以选择修习奢摩他——毗婆舍那或大手印法。如果时间允许，修行者应修持《金刚瑜伽母》。

关于葬礼仪式的详细信息，将进一步发布。

虽然此刻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悲伤的时刻，但我们应该谨记持明的教导，并将他时刻铭记于心，不动摇自己的修行和虔诚之心。我的心与你们同在。

在法中敬上，

金刚摄政奥瑟·天津

火化仪式

持明的火化原定于 1987 年 5 月在 噶美却林 举行。金刚摄政王在附近居住，监督筹备工作。那段时间，他的家庭始终弥漫着一种纯洁而有力的虔敬气氛。就在火化之前，金刚摄政师给持明写了一篇题为《智慧之雨云》的祈请文：

从不可捉摸的虚空法身界，
透亮的喜悦奇妙地显化为辉煌报身。
慈悲的金雨带着胜利的宣告，那化身利益一切众生。
我顶礼加持之根、幻相之王、上师父亲确吉嘉措。
愿我们的心如水注入水般，不可分离。

遍及整个可见世界，
您将轮回的沙漠变成了仙界。
为所有众生的生命带来悦乐是您伟大的法教。
从未舍离佛心清净觉，
你挥舞着终极阿谢之剑。
我顶礼化身，勇士中的勇士。
愿我们的心如水注入水般，不可分离。

险峻的山口充满了危险。
然而，最高点即最佳路线。
尽管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这似乎艰巨且难以理解，
您的法教为道路提供了最准确的描述。
我顶礼真正的向导，善友（梵：kalyanamitra）。
愿我们的心如水注入水般，不可分离。

那些密续行者，践行德行，从头开始的禅修者，
以及所有佛法的奉行，
遍及上下六界众生，
极其聪慧者、平庸者及愚蠢者，
那些幸运者和那些不幸者，
您无一例外地教导所有这些众生。
这便是真正的金刚乘。
我顶礼法之师、语之王。
愿我们的心如水注入水般，不可分离。

晨空中的太阳，
数十亿形成华盖之夜星，
映照实义的觉知之月，
所有的元素、加上空间，
这就是您的王国。
仅于片刻，我们对无碍、清净的法性进行禅修。
这种体验历历在目，却全非实存，
彷如梦中醒来。
上师中的上师，
无参考点的不间断意识，
我向您顶礼。
心灵本身——它不过是您的笑脸，
我一次又一次地向它顶礼。
愿我们的心如水注入水般，不可分离。

顶果·钦哲法王主持了持明的火葬仪式。之后，他在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等地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传法。他与金刚摄政会面，并告诉他：“持明的成就与我的密不可分。由于你是其教义的持有者，你也必须成为我的持有者。”随后，他为金刚摄政授予了最高的大圆满灌顶，并赐给他“瑜伽行者尊主、俱现成就金刚”的称号(藏语:那尔卓旺秋楞切卓佩多杰)。

金刚摄政询问顶果法王，现在应由谁来为持明的弟子进行金刚乘的灌顶仪式，法王回答道：“虽然其他上师也可以为他们进行灌顶，但你从他那里获得了特定的传承心传，因此你是能够将其传授给弟子的人。因此，你应该为他们进行灌顶仪式。”

在哈利法克斯停留期间，一位库松私见法王时问道：“我应如何服侍金刚摄政？”法王回答道：“金刚摄政就像是持明的右臂。没有他，持明就无法完成他所成就的一切。因此，你应该像服侍持明一样服侍金刚摄政。”

金刚摄政以一首道歌和对佛法弟子的信息作为他的《掌中之佛》一书的结语：

《一位噶举上师之子的婴儿之歌》

于无尽的金刚界，不可摧毁、无法形容的非念，
从广阔的法界，能量和光明的无尽游戏中，
法身金刚总持化身为无与伦比的根本上师却杰加措。
五毒和八世间法转化为智慧和方便。
看！众生的愿望和欲望都得到了满足。

带着不懈的虔敬，我向唯一的父亲上师顶礼
奉献一切有价值 and 令人愉悦的事物——遍宇宙之财富
我忏悔在轮回束缚中的徘徊
随喜您无尽的慷慨布施。

请恒转法轮
以无瑕的光辉与我们同在
愿一切众生得获证悟
愿我永远不会歇息，
直到轮回彻底耗空。

踏上这条永恒不变法道的兄弟姐妹们，
尽管我们身弱力薄，但仍拥有眼和耳
尽管我们性情多变，但仍有一颗空的心
尽管我们自视甚高，但仍具备内在的觉知力。

我的朋友们，要不是因为那一闪而过的闪电，这里可能永远都是黑暗

看看这颗珍宝，这位上师，就能看到佛陀本尊。

在这绚烂的如是之坛城中，

以纪律和喜悦接受他的指示吧。

愿一切众生获得无上喜悦

愿一切众生繁荣昌盛

愿胜利的上师点燃终极智慧的熊熊烈火。

要成为一个好学生，就有必要忘记自己的自大。接下来的做法是，将上师所示现的一切都视为确定的真理，无论它看似平凡还是深奥。继续下去的方法是，立即按照指示行动，而不以自我意识的进行斟酌或分析。保持精进的方法则是，对传承的力量保持不减的信心，将其视为真理的真正体现。这是我根据自己经验给出的建议。祝你们所有人取得巨大成功。

奥瑟·天津

1980年3月21日

金刚界的主席

作为第一级的负责人，当持明尊者进入涅槃时，金刚摄政成为了金刚界的主席。他从哈利法克斯出发，访问了美国及加拿大周边的多座法界中心，并主持了1988年的金刚界深度研学营。

在那之后不久，金刚摄政就染上了艾滋病病毒而病重，社会上对他的性行为、他的组织领导权和继承权都有争议。他在加州的奥哈伊闭关，度过了余生。在那次闭关，他正式授权帕特里克·斯威尼——特里梅·拉旺，作为他的法嗣和传承继承人，并尽可能继续训练帕特里，指导他如何在他去世后处理一切，及继续与那段时间聚集在奥哈伊的学生团体一起进行修持和学习。

1990年8月下旬，金刚摄政进行了最后一次传法，与学生们进行了一场关于金刚瑜伽母的问答交流。1990年8月25日，他在加州旧金山的一家医院中进入涅槃。

他的遗体在旧金山法界中心的正殿室停放了三天。在他的三摩地期间，出现了传统的证悟迹象，比如尽管当时处于夏季，遗体却没有腐烂。几名学生感受到了心中心的热量（而身体的其

他部位则感觉不到热量)。来自该地区的某位藏传佛师父感到这次禅定如此强大，以致他把所有的学生都召集到放置遗体的正殿进行修法。

经过三天的时间，金刚摄政的遗体被送往落基山法教中心(现称香巴拉山中心)进行火葬仪式。当火坛被点燃的那一刻，一场猛烈的雷暴突然爆发。随着雷暴的过去，一道壮观的彩虹横跨了天空。

金刚摄政既是虔诚学生的典范，也是鼓舞人心的导师。他的榜样既有力，也颇具煽动性。通过他的鼓舞、喜悦的能量以及不懈的努力，他成为了许多学生的桥梁，帮助他们接触到佛教和香巴拉训练的理念，并开始进行禅修修行。他在将这种深奥的精神教义牢固地植根于西方世界这一任务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2004 版权所有 利拉·利奇